

父系的基因

欧阳

网络将父亲节标语贴得到处都是，我不想起哄也被裹挟，想起了一些老汉儿（我和娘都这样称呼俺爹）的事。

少时读一文，说青年时觉得少受教育的父辈啥也不懂，伴随成长，渐渐发现为父不是那么不堪，再后对人生有了鉴赏力，才发现爹的大智慧。

那时年轻，觉得文章可能是幽默。天命之年后始知道自己无知，这和没逃脱无知限定的爹一伙了：大家都在无知地界。看来不以为然的“文章”很有道理。

有别于流行说词，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找不到模版的影像。基础感觉是脾气好，不威严也不柔弱，没有“希望寄托”的范式，俺的人生道路他全不当回事。“从来没有抱过”是娘亲说的。这有点夸张，不过我确实没有被爹抱的记忆，印象中多是我无论如何他都不在场的碎片。

这样其实不错。逃学被罚、考试零蛋他都没脾气。上小学时一次为研究雷管是不是能够被炸爆，家里的锅被我炸了好几个漏水的洞，阿姨吓得直哭，恐惧愤怒齐聚的娘实施了非理性措施。从我挨第一板子到躺好几天才下地，老汉儿脸色罕有变化。

平时在外见着，他也不会过问人的所为。“你爸来了。”玩伴们这样说的是时候，我都会回“没事”。这是经验。当街相遇，即使我打招呼他至多也就嗯一声，然后爷俩互不认识地各自忙活自己的业务，以至于后来高考我整出大动静，好多人才知道那个捣蛋的家伙原来是他儿子。

事情是这样，班主任说如我改掉玩的恶习或还能上照顾少数民族降两百分的大学，结果是我和大家都很意外；好同学高考成绩普遍比平时低50%还多，而我居然同比高十几分。这事有点轰动，原因俺也不知道。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娘很高兴，爹继续没表情，直到某天他回来说，“咋个好多人都不晓得你是我儿子？”很开心的样子。

这不太可能，都知道我是我妈的儿子，当然就知道是他儿子。估计原因是不上号，那个捅马蜂窝偷老乡麦子苞谷烤着吃的浪荡子不应是他儿子。实际上那些不知我是其子的都是和他一路的人，医院医生学校老师甚至理发店师傅都知道我是谁的儿子。所以我觉得自己和老汉儿差别甚大，有时大人说我是捡来的，我以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。

大学爷俩有了沟通，是信，好好学习之类。期间他来北京开会，“带”我去了趟动物园，说那是“最好的地方”。之后娘来信说：爹认为我的衣装还不如拿编织袋在城里晃的农民。想当初俺是县里有名的艰苦朴素孩子，我意识到我描摹的冷漠父亲可能是虚构。

工作后我沉迷于放任不羁，家父不满告诫努力。这是我首次发觉老汉儿也会有反应。一次我随口说就算想升官好好干未必能如愿，还是自由自在好。没想到父亲很认真，说要想就一定可以当官。我自己挺想的，可好多年都没有能当官的迹象。

“还是你想”，爹说，真想就会克服身上有碍当官的习惯。

这个可以，但外在因素控制不了一样会阻碍进步。

不会的，只要能攻克自己，其他的都是浮云。爹说。

真理乎？放任依然的俺不知道。可这事带出个疑问：爹不是想才当上官的吧？

那不是，我没啥欲望，干得好莫名其妙地就当官了。

这可能是实话，我想起一个传说。

年轻时只要你到州委组织部你不干这事真有。

哦，是四十岁前的事，到州公安局。那时候州府在昭觉，冬天太冷，气温不好，不愿去。好在你孙叔叔是州上的老大，否则组织安排不好推辞。

到医疗、学习条件都好，且又可以走上升官坦途不好吗？他显然没想过替我们和自己使把劲。承认的确没想之后，他判断“真那样你未必考得上人民大学”。

这对，后面的结果无法预想。至于是否后悔，家父说一点点也不，“孙叔官至省部，那么好的医疗条件还不是没，我心宽，现在仍不错，这多好。”

说这话的时日我已能领会爹的思路。想想自己对小儿也是老汉儿模式，记得他问我杨康是不是好人，答说俺没有坏人概念，这得由他自己下结论。虽然儿子没明白，但后来上初中再到上大学，他就没再提过问题——这北京土著实在是像我，像老汉儿的孙子。

繁华都会和八里地外能听见河水声的寂静喜德差别那么大，看来这和环境没啥关系，想来该是基因（遗传）功效，所谓父系基因使然吧。

桐花香里的故乡

王慧庭

不论是走出故乡，还是原路返回
梧桐花，总是站在山路两旁
做亲呢地迎来送往

它想说什么，我知道
无非是因为我伴着花儿长大
它要我像一棵梧桐树那样，心里常怀
故乡。无非是因为我那些花香渗入了我的骨子里，而在梦里几番番呼唤
让我重新做一个无忧的
儿郎

而今，在故乡的清晨
一些花儿重复着儿时的故事
在我走近的时候，它就已经
静躺在了尘土里，等着我捡起来
捧在掌心，摸一摸，看一看
闻一闻。啊，这哪里是一种植物的香味
分明是喂养我长大的
乳香

这种香，正是梧桐树代表一位游子
对故乡土地的一种
标榜

李晓

公元759年，在唐朝的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，边城楼上的更鼓声咚咚作响，来来回回的秋风似在呜咽，这已是白露凝霜的季节。孤雁哀鸣中，有一个衣带渐宽憔悴面色的中年男子失眠了，他望着满天霜色，面对国家的危机动乱，想起故乡明月下的亲人，浸入骨子里的忧伤让他写下了这首诗：《月夜忆舍弟》：“戍鼓断人行，秋边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……”这不仅是思念家乡与兄弟么？

这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，那年9月，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，攻陷汴州，西进洛阳，山东、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。读着这首诗，我完成了时空穿越，与做诗的主人相见，在路口对他拱手作揖：“杜甫先生，你可在？”

在唐朝星汉灿烂的诗歌中，我以前爱读那些华丽锦绣诗篇，比如杜甫的好朋友李白，我一直想参照一下这个豪迈诗人的人生，以李白为样板。然而，我一直在为生存而苟且，至于诗与远方，成了墙上的画饼。

人到中年，人生之河悠然转了一个弯，我与杜甫忧伤而高贵的灵魂真正相逢了，在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万水千山的翻越之后，我的精神落地了，得以同这

烛照史册的家国情怀

个一生颠沛流离的诗人神交。我想走上前去，搀扶一下羸弱的先生，很家常地向他一句：“杜甫先生，你当年在成都住的破茅屋，修缮好了么？”

命运多舛的杜甫，两次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，都落榜了，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，就是一个负责看守兵甲器械、管理兵器仓库钥匙之类的小小官员。这个悲愤的诗人，用现在一个叫冯唐的人所说，胸腔里一直被“肿胀”翻滚，而通过诗歌的倾吐，得意消化精神上的“肿胀”。忧国忧民的杜甫，一生写下了1400多首诗，而他充满家国情怀的诗，占了绝大多数，而今还可以信口拈来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、“诸葛亮垂宇宙，宗臣遗像肃清高”……杜甫诗歌中这种重大主题的书写，完全是

一颗灵魂真实的承载，这颗苦难灵魂的容量，也是在家国默默分担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旧文人的情怀，也是屈原、杜甫、文天祥、范仲淹等这些的古人胸怀天下的精神写照。由此，我有了一个发现，在中国一代代文人的文字呈现中，集体凸显着一种精神人格，那就是家国情怀——这是既往中国文人史册上最绵延不绝的精神遗产。

这个意念的发现，也为我这样蜗居在民间的草根写作者，点燃了一盏精神明灯。我在这个人世上的书写，难道就只是沉醉于花草的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的自我世界？我还想起一个叫魏源的人，他是清代启蒙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

正是他“学习西方先文化”的呼喊，为了华夏的崛起，他把目光从一灯如豆的窗口，眺望到了辽阔的世界。

魏源先生还有一句话：“受光于隙见一床，受光于窗见室央，受光于庭户见一堂，受光于天下照四方”。按照我的理解，他说的是一个人，应该胸怀蓬勃远大理想，不管他身处斗室的狭小之地，还是在天光淋浴下，他的视界所及，他的奋斗方向，应该是无限的远方，像光那样，照耀到能够照耀的地方。

魏源先生，我向您致敬！

一个民族的重量，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，而这些古代文人洋溢着家国情怀的精神遗产，让我们古老的民族添了厚重之气。它们不仅烛照着博大的古诗词，也是悬挂在天宇的精神文化之光。

没穿过裙子的青春

张华梅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，青春岁月虽略显稚嫩，但精力充沛，神采飞扬，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。

少女时代，我对自己父母的青春岁月很好奇，会想象父母年轻时的模样。我长大了，仍旧会回望母亲的青春岁月，心中多次想象母亲像我这个年龄段时的模样。

作为一名农村妇女，生在解放前夕的母亲长在红旗旗下，这使得母亲能够拿着书包走进学堂，可惜的是，由于那时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，母亲只念了三年书，就不得不回乡务农。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母亲跟不识字的同龄人相比，自然多了一些温雅恬静的性格。多年后，我在母亲收藏的几件老物件里，终于简单地串起母亲那个时代的青春轨迹。

首先是一张旧照片，是母亲在入团时照的，照片上大概六七个人，大家全都神情庄重地举着拳头在宣誓。照片保存得还算完好，虽然有些泛黄，有些模糊，但却没有掉色，我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母亲，青涩却充满活力，还有着同我相似的面庞。我也入过团，也曾在团旗前宣誓，看到母亲这张照片，我能感觉到母亲心中那份青春的激情。

还有一份请战书，是的，没错，的确是请战书，纸张粗糙，字也不甚工整，还写的是繁体字。原来那是家乡一次重大的水利工程，水利工程俗称河工，是非常辛苦的差事。那时都靠人力没有什么水利机械，遇到大的河工，一干就是几个月，每天都在挖泥运土，从早干到黑，参加的大多是男壮劳力。可是，母亲那时和年龄相仿的几个姐妹觉得自己是团员，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，于是便写了这份请战书，要求去参加家乡的水利建设。后来我问母亲，才知道这是当时写的草稿，交上去是重新誊写的，最终领导批准了她们的请战，只不过到了工地是做饭而不是像男子那样挖泥运土。

还有一样值得一提，那是一件白底蓝花的裙子，尽管已经很陈旧，有着悠长岁月的痕迹，但仿佛并没有穿过。原来那是一位城里亲戚送的，母亲收到裙子那几天，心中非常喜欢，天天都兴奋得睡不着觉，可是从来没有穿过。一是那时农村女孩子根本没有穿裙子的，母亲不敢也不好意思穿；二是母亲从心里舍不得穿，只是好好地收藏着。也就在那次谈话，粗心的我才知道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裙子，这让我呆住了，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一个女人，一辈子都没穿过裙子，顿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

如今，母亲虽然已经老迈，她的青春也早已走远，但从这几件母亲所收藏的物件上，还是可以看出母亲对青春岁月的怀念。

那不仅是青春的记忆，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。它藏在母亲心里，也在时光雕刻的硬盘里，一刻也不曾远离。



所谓肤浅的人——认清自身的问题，还长着一张喜欢说教的嘴。

赵春青画

雨后信步

唐雅冰

初夏的雨还带着些许春雨的温婉与缠绵，渐渐沥沥惊扰一天就悄悄离去。

雨住风停，水洗的世界明朗清新，每片树叶边缘都悬挂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，颤颤巍巍折射着三角梅娇媚的模样。偶尔一粒调皮的水珠从高空滑落，一路磕磕绊绊而下，撞得沿途叶片上的水珠纷纷坠下，在地上打个滚便没有了踪影，只剩下一团小小的水渍。

雨后信步是莫大的享受。不呼朋唤友，不成群结队，就一个人相伴微醺的风随意地漫步，清洗一下肺，也清醒一下大脑。小池的水丰盈了不少，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蝌蚪追逐着水草，追逐着掉到水中的云朵，一会儿聚集成簸箕大小的圆圈，一会儿又分散开来，聚散之间，水纹一次次一圈圈荡漾开去，碰见岸边岩石又荡漾回来，活生生把镜子一样的水面搅得支离破碎。于是，满池都是黑色蝌蚪的影子在穿梭。

寻一块光滑的洗衣石，静静坐下，与一池绿水相对，眼睛里有洗衣的身影从时光一端款款而来。那时

候，农村没有电，更谈不上洗衣机。谁家有了脏衣服便拿到小池边浆洗。常常是一人在院子里吼一嗓子：“走，洗衣服去了。”立即就有人回应。三五个姑娘、媳妇端着盆子提着桶，邀约朝村口的池塘走去，各自寻得一块光滑的大青石，把脏衣服在池水里浸透，然后解开皂英裹在衣服里面揉搓一阵，接着用棒槌捶打，“啪啪”声响此起彼伏，泡沫从衣服缝里冒出，然后缓缓流进池塘。池塘边的水立因之变得浑浊，浑浊面上渐渐扩散，变淡，最后，又恢复了清澈。人们一面浣衣，一面拉着手，谁家的母鸡下蛋、母猪产仔，谁家后生和谁家姑娘好了……闲聊之间，衣服被洗得干干净净，村口桑树上便开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“衣服花”。

时间渐渐走远，衣服渐渐旧了、换了，洗衣的人来了、走了，慢慢地，小池完成洗衣的使命，只剩下青

石板落寞地看着星星升起又落下，化作满池珍珠等待鱼儿捡起。

静静与一池碧水相对，不知不觉间，背上传来一阵温热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攀上天空，只是刚出来已近黄昏。天空被太阳一分为二，一半蓝得纯净，一半被云打扮得五彩缤纷。抬眼望去，云朵层层叠叠，在天上涌动、堆砌，太阳挥舞光刀拼命厮杀，也只勉强挤出一丝丝缝隙，漏出半个阴晴不定的笑脸。山川却改变了模样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多了一丝妩媚，山峦也变得朦胧起来。天空倒映在水中，水循环在天空，天地之间，找不到明显界限，倒是朋友圈里不断刷新的唯美照片告诉我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，也爱着雨后的天空、雨后的大地。

雨后，喜欢就这样走走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走走就好。不惊扰别人也不受别人影响，把心清空，把耳朵清空，带回满耳虫鸣、满心清凉。如若还有遇见，无论熟悉还是陌生，都留一个浅浅的微笑……



谢汝平

雨季，一个湿漉漉的词语，想想都让人觉得解渴。

不说疯长的草，欢快的河，挺立的树，滚热的土地和岩石，就是屋后的苔藓，树上的鸟窝，百无聊赖的水草，渴望游泳的儿童，有谁不喜欢雨季呢？往日高高在上的云，变幻着各种姿态，让人向往却又无法亲近，就连那些高飞的鸟，没有谁真正亲近过云朵。而现在，就是那些云，变成雨滴落下来，带着太阳的体温，带着天空的神秘，带着星和月的嘱托，落到我身边，在大地上汨汨流畅。

其实，不得不佩服夏天太过于精打细算，平日里把雨水收着藏着，盛满大缸小盆，就是舍不得洒到地面。可到了雨季，拢不住了，便大滴大滴地落下来。

雨 季

每到这个时候，大地上所有生灵都张开嘴，迎接上天的恩赐。身材姣好的草木庄稼们胸腹之中，一定有一个准备好的瓦罐，打开盖，往里面不停地冒着雨水，直到满了溢了，才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水底的鱼，是最不缺少水的，但也渴望雨季的到来，如果雨水落满公路和庭院，它们就可以游到公路上，游到人家的家门口。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，平时，那都是汽车行驶的地方，是男人回家女人相迎的所在，可现在欢乐属于鱼儿，也属于小虾。怕水的蚂蚁渴望雨季，尽管饱受经常搬家之苦，但是只有雨季过后，才能享受一劳永逸的快乐，蚂蚁经过雨水的检验，安全了，才敢放心的生育繁殖后代。

雨季到来，有很多美丽的瞬间。帮别人撑一下伞，说不定就可以邂逅一段美好情缘。溅别人一身水花，道个歉，有可能交个萍水相逢的朋友。老人们总喜欢在雨季里讲故事，那些故事在心中憋闷得久了，只有这时

有闲暇将它们讲出来，和心爱的小孙孙会面。在雨季的屋内，这是一个极其温馨的场面，陶醉在故事里的孩子，早已忘记大雨带来不能到处疯玩的烦恼。母亲们喜欢在雨季为老人孩子添置一些新衣服，不必担心田里的农活，不用担心饲养的鸡鸭牛羊，手中的针脚密得像雨点，穿上就能感受到温暖和亲情。

雨季，会改变很多事情。河流变宽了，仿佛一夜之间长大，湖泊变大了，像热情洋溢的爱心；草木丰腴了，像女大十八变的漂亮姑娘。在雨季，会发生很多传奇。旱鸭子可能不再怕水，胆小鬼可能成为英雄，沙漠可以变为绿洲，荒漠能够变作良田。

在雨季，所有河水紧密相联，没了往日的隔阂。在雨季，城市的楼房街道干净无比，乡村的民居庭院更加淳朴。在雨季，汗水遇到雨水，像久别重逢的亲人，不再那么辛苦。在雨季，上天的善意跟随雨水落到地面，然后溅起，弥漫成朦胧雾气，满世界久久不散。

小院榴花照眼明

陈树庆

北方人家，总会在自己的庭院中栽棵石榴树，最初是图个“多子多孙”的吉利。而结果，是为自己的庭院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夏初时节，光秃秃的枝条站满紫红色的苞芽，在略带寒意的空气中迫不及待地舒展着娇嫩，星星点点的翠绿嫩红开始漫上枝头，让每一片纤细的叶儿都绽放出最美的光泽，芳姿绰约地独立在庭院中。

满树青枝绿叶间，含羞带怯的花蕾一夜间结满，闪烁于翠绿中，宛如朵朵可爱的小金钟，红萼溢彩。诗人白居易《题山石榴花》道：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翦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

垂，碎玉飘零，落红遍地。在清晨阳光抚慰下，依旧昂首挺枝，矜持绽放，毫不在意那昨夜风雨。晚风中，驻足于榴花下，朵朵红萼光溢彩，花瓣是那么精致，灵秀，像团团燃烧着的火苗